

为屈辱的性工作者说“不”——

世界杯背后，她们的“悲惨世界”



▲巴西正在做准备工作的性工作者



▲巴西戈亚斯州贝洛奥里藏特市，性工作者正在进行英语培训。



▲女权团体“FEMEN”抗议比赛期间疯狂的性交易。

整理 / 刘艳

巴西世界杯的狂欢模式已经开启几天了。然而，就在狂欢的背后，却有一个女性群体在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这群人就是巴西的性工作者们。早在6月5日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（CNN）报道：巴西世界杯前夕，巴西卫生部在网上发起“不带套，别来找我”的宣传语。由这个广告不难看出，色情产业在世界杯期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。与此同时，一组关于巴西红灯区的摄影图片也在网上热传，图片报道巴西的性工作者协会免费为当地应召女提供英语、法语和意大利语等外语的语言培训，以提升其服务质量……

虽然，在巴西卖淫属于合法，但如此公开的宣扬卖淫让巴西人一片哗然。

有媒体这样感叹道：“世界杯？我听到性交易爆发的声音”，当“最古老的行业”与“世界第一运动”交缠在一起，自然让人联想到足球、啤酒、美女和狂欢。回顾以往的世界杯以及一些大型体育赛事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太多太多的女性成了消费品。就如同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说：“在世界杯冠军尚未出炉之际，输家就已产生，她们就是数以千计被迫卖淫、供男人践踏的可悲女性。”

让人略感欣慰的是，本届世界杯，我们再一次听到了说“不”的声音……



她们的“世界悲”

重大赛事总是带来色情业的短期繁荣。有报道称，自洛杉矶奥运会起，人群大规模聚集导致的危险行为就引起人们的注意。这里的“危险行为”，你懂的。作为这种“危险行为”的结果，每次世界杯和奥运会之后，举办城市总会出现一个艾滋病感染小高峰。

事实上，性工作者与世界杯好像是孪生姐妹。这似乎是一个全世界公开的“秘密”：每届世界杯，总会衍生出诸如红灯区、性工作者、性产业这样的字眼，

甚至会变成一种浪潮。

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结束后，前西德队著名守门员舒马赫出版了一本名为《开场哨》的自传，书中详细揭露了西德队球员为满足性欲，秘密把妓女招入营地蹂躏的丑闻。在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期间，巴西与巴拉圭比赛前夜，巴西球员罗马里奥外出寻欢作乐直到凌晨两点，结果导致巴西输掉了那场至关重要的比赛。而世界杯期间，更多的皮肉生意是在普通嫖客与性工作者之间发生的。2006年德国世界杯，据图

片报》报道，因为忍受不了高强度的“工作”，已有上千性工作者“辞职”，并有性工作者控诉政府无作为，容忍这种非人性的事情说：“比赛期间，有时要工作16个小时，客人还非常变态，他们大部分来自欧洲。如果我再不离开这里，肯定会死在这儿。”

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初，“四万性工作者拥入南非”这样的新闻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。虽最终核实这个数字只是一个“传说”，但世界杯之后，按照南非官方公

布的数据，艾滋病总人数达600万人，其中性工作者所占比例和上升比例高得出人意料。

每次世界杯、欧洲杯等重大赛事之后，举办城市总会收拾一些“残局”，德国的《踢球者》报曾将这种残局明确地指出是“女人为足球的牺牲”。男人们在前线踢球，这一类女人却在后方供男人减压。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说：“在世界杯冠军尚未出炉之际，输家就已产生，她们就是数以千计被迫卖淫、供男人践踏的可悲女性。”



指责和抗议

2006年德国世界杯前期，44万妓女同时开工，还有近千名妓女因为工作量过重集体罢工。因此有欧洲议员们怒斥世界杯和欧洲杯成了“全球最大的糜烂场所”。

在2013年11月的德国妇女杂志《EMMA》上，发起了禁止利用足球侮辱女性的呼吁。该杂志总编、德国女权运动家Alice Schwarzer大声疾呼：体育场是男人的风采，必须伴随着出卖妇女肉体的行为，这严重违背人的尊严，违背男女平等，这样的行为，应尽早管制，甚至取缔色情行业！短

短几天内，该呼吁获得了德国90位著名政界、学界、新闻界、文化界名人的呼应。基民盟妇女联盟主席、总理部副部长Boehmer女士表示，必须立即修改《妓女法》，具体方案已经递交到基民盟与社民党两党联合执政的谈判中。社民党女发言人Schwesig女士也表示，这种残酷剥削性工作者为足球喝彩的现象，在今日欧洲越演越烈，必须立即终止。

2011年欧洲杯期间，分组抽签仪式在乌克兰的基辅举行，但在基辅奥林匹克体育场外，却出

现了抵制欧洲杯的浪潮。著名的女权团体“FEMEN”在场外拉横幅呼吁欧洲杯抵制卖淫嫖娼，她们的标语上写着，“欧洲杯不要妓女”。“FEMEN”发言人尹娜·舍甫琴科称，踢球可以，但必须“without prostitution”（不能有性工作者）。

巴西世界杯前夕，巴西卫生部近日在网上发起“不带套，别来找我”的宣传语一经推出，让巴西人十分震惊。曾经有调查称，63%的巴西人认为色情交易是不道德，不尊重女性的，如此公开的呼吁让巴西人一片

哗然。重压之下，卫生部长亚历山大·帕迪利亚宣布取消这项宣传活动。他对记者称，他认为这些广告不是卫生部应该传达的信息。他说：卫生部的工作应该是鼓励性工作者自我保护，她们是弱势群体。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（CNN）6月5日报道指出，巴西一些行业协会组织性工作者们学习外语等技能，并给性工作者安排心理辅导，这种鼓励性工作者们在世界杯期间挣足外汇的行为，其实是把女人当商品，当工具，实在是有人道主义精神。



这些国家合理的管制经验

想要依靠球员和球迷们自我管理，像尊重足球一样尊重性工作者们，让赛事期间的大规模性交易收敛，这几乎不太可能。因此，在出现种种丑闻和大规模“性工作者受伤”之后，有些国家开始正视此事，并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。

2002年世界杯前夕，韩国政府曾下大力气整治色情行业，这主要是为了维护韩国的国际形象。韩国当时主要有35个红灯区，在韩国政府一次次“扫荡”后，剩下的寥寥无几。韩日世界杯被评为“可能是最差的世界杯”，但这个“最差”有一部分原因就是，政府管制红灯区，并逮捕“无法无天”的性工作者，导致整个赛事期间，没有球员性丑闻，也没有球迷性狂欢。最出名的事件是，韩国逮捕28岁的邱姓性工作者，只因她顶风作案，且声称自己已

感染艾滋病。

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，约堡中央警局的布莱克警官，主要的工作就是打击“有伤风化的色情行业”。在世界杯开幕之前，他并没有什么担忧，但开幕之后，情势出乎他的意料，最后不得不直言不讳地宣传：“南非的艾滋病感染率不是你可以想象的。”他说，这样的宣传，比警方的任何行动以及提醒都管用。一名叫扎蒂丽的女孩告诉这位路透社记者：“我能从很多外国球迷的眼神中看出他们的渴望，但他们眼神中透露出的更多内容是——那个女孩很漂亮，但她很可能有艾滋病，还是算了。”除此之外，南非还严厉打击站街女，并让美女警察“钓鱼执法”，让外地游客留下深刻印象，再也不敢在南非想入非非。

德国世界杯进行到一半时，性工作者们大罢工，且整个国

家也因此世界杯“名声搞臭”。虽然德国不承认外界的指责，但是为了整顿性产业，还是采取了很多措施：世界杯期间，警方对强迫卖淫的非法集团进行严厉打击；在一些重点地区竖起了“禁止卖淫”的告示牌；一场名为“向强迫卖淫亮红牌”的运动于2006年6月9日在德国展开；带有色情形象的张贴画和报纸的卖淫指南等都在被禁止之列。世界杯之后，女总理默克尔全力支持“妓女从良计划”。这一计划曝光后，立即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响。人们用宽容的心接纳这些过去不堪回首的女子，称“她们在过去一个月受了不少苦”。德国联邦劳工局官员说，那些想退出龌龊行当的性工作者们有了安身立命之所，再也不用惧怕世界杯。

另外，在德国也有很多性工作者是偷渡而来，她们处境困难，

因为身份不合法，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，只能忍受皮条客的盘剥甚至是虐待。欧盟司法委员弗兰克·弗拉蒂尼向欧盟委员会提议，在世界杯期间引入新的签证管理规则，限制那些“不合时宜”游客。世界杯期间，来自欧盟外国家的游客面对更严格的签证要求。德国政府此举旨在打压赛事期间攀升的卖淫趋势。

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曾呼吁：“我们知道色情活动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城市都存在，大型体育赛事期间增加也是惯例，但我们呼吁球迷将精力集中到纯粹的足球方面，球员更要远离色情。最好的方法便是，像一些大球星学习，带着太太出战。”因此，一些著名的球星，在为期一个月的世界杯期间，都带着自己的老婆参加比赛。这样减压，是不是很有“国际范”？